

# 摄影的未来： 进化与融合

□张滕月

谈  
艺  
录



摄影与一些传统艺术有着相同的目的，从岩画开始，在摄影出现之前，“形象创作”一直是一种手工业。而摄影的出现，完全把“现实重塑”变成了“现实裁剪”，这是图像获取方式的根本性改变。而当今世界，摄影与互联网的结合将我们的世界编织成一个巨大的图像网络，每个目击者都迅速地将自己的直接经验转化为他人的间接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图像的传播和图像的生产已经成为“图像创作”的得力助手。这是摄影诞生后给“影像创作”带来的一种升级属性，如今，仍在不断升级。所以，在讨论摄影的未来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摄影的定义并不是永恒的。

与本杰明的肯定不同，阿多诺强调，一项技术是否可以被认为是进步的和“合理的”，取决于它的语境的意义，或者它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及在特定作品的结构中的作用。这反映了摄影面对“兴衰”和“离开还是留下”的话题相对比其他艺术形式要快得多、激烈得多。技术形象的出现与人的关系是相当特殊的，它们与人的互动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和思想的输出形式。本杰明肯定了技术影像作品的受众作为主体存在于作品的传播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作品的被动接受者，还有自己的思想。机械复制技术使传统逐渐平民化，走向大众消费群体，使普通人获得近距离接触和欣赏艺术作品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艺术受众的扩大也意味着一种变化。“公众是推动当今所有对艺术作品惯常态度重生的母体。”关于观众对作品的积极解读，也揭示了现代公众更追求一种放松和愉快的观看。“娱乐的接受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在艺术的所有领域都越来越受到推崇，这是观念深刻变化的标志。”现代电影等艺术，在观众的解读方式上遵循和适应了这种变化，它们创造了一种感官上的震撼美学效果，就是让观众在短时间里感受到它的力量。观众可以变为艺术品的创作者之一，消费者也可以随时变为生产者。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效果越来越突出，图像的受体和图像的创造者经常重叠。我们不能从绝对客观的角度来定义，通过将摄影和影像置于持续位置的媒介，图像本身独立于现实，平行于现实，甚至产生了不同的现实。

摄影和照相机是产生图像的手段和工具。在产生图像的过程中，“获取图像”的结果保持不变。随着技术的发展，不同图像媒体的复杂性和超越性迸发出来。这个时候，传统的摄影观念从诞生之初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用相机直接捕捉照片不再是艺术家创造艺术的唯一方式。北京电影学院年轻教师孙略用计算机编程形成图像。电子图像艺术所展示的客观事物与相机一样，也将客观事物的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合二为一，便于人们认识到客观事物的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它仍然被用作一种工具，从表面上看，它和上世纪60年代使用摄影的概念艺术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今天的艺术家使用摄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好的媒介来表达他们的想法。虽然这些艺术家似乎越来越远离摄影，在形式上更接近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现成品等其他艺术形式，但他们讨论的主题是回到摄影。

在讨论摄影和未来时，技术发展无疑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技术影像”是布鲁塞尔紧跟“摄影”哲学思维提出的核心内容。两者的关系表现在照相机是制作技术图像的装置，照片是技术图像的第一种。此外，摄影师和相机之间的“合作”（或“对抗”）的动态是典型的。摄影是连接人、物和世界的中介，正如马修·福勒所指出的，相机是一个“网络体”。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这种有机体总是依附于对宇宙的理解，比如宇宙（包括颜色、地貌、植物、动物、人等）是一个受普遍规律支配的“有机体”，或者是存在的巨大链条中的一环。“技术影像”阶段与其他历史阶段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被颠覆了。通常的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机制不再适用于技术图像的世界——它们是由快速变化的电子粒子组成的图形，因此无形的规范似乎处于被打破的边缘。摄影的未来是观念的进化和融合。

摄影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完整和完全独立的个体。这也是摄影被当代艺术接受的标志，它不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当我们从物质世界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从“输出”开始的发展过程。填充开发过程的是技术、需求和不断变化的概念。在这个人类通过图像感知世界的时代，海德格尔指出，“我们在画面中”不仅意味着“存在从根本上被摆在我们面前”，而且意味着“存在——在它所包含的一切中并共存于其中——作为一个系统站起来”。“世界形象”不是指一个关于世界的形象，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形象来把握。人的存在是在人的表征状态中寻求和发现的。“世界成为一种形象”本身标志着现代性的本质。用这种理解来审视数字时代的文化，我们可以发现“拟像”和“模拟”的特征。

“拟像”是一种“没有参考原作的复制品”。当今时代的“拟像”与古希腊理论家所称的“复制品”的区别在于，复制品是对原作的模仿，并始终标记为复制品，而原作具有真实的价值，具有真实的存在。虽然副本的价值是从属的，但它仍然帮助你获得现实感。另一方面，“拟像”是事物的复制品，与原始事物没有任何关联。复制品是人类创造的，而“拟像”也是人类亲手创造的，但它是一种没有原物的不存在的模仿，它是基于模型产生的“真实的”东西。“拟像”也不同于小说，因为在小说中，它只是一个存在，把一个缺席作为存在，把想象的东西作为真实的东西。“拟像”分解了任何与真实事物的参照，把真实事物吞进了“拟像”。

当黑格尔说“真理是事物展开的必然性”时，人们早就渴望介入这种所谓的必然性，以积极地创造一种可以想象的真实景象。埃里克·奥林·赖特的《想象真正的乌托邦》中，指出了幻想的理论概念，“幻想，在道德上为一个和平和谐的人文世界而设计的幻想，不受现实的人类心理和社会可行性的约束”。（安东尼·邓恩，2017）单从摄影来讲，世界遵循我们的想法，我们头脑中的想法塑造我们头脑之外的世界，所以摄影的未来，技术图像，和世界融为一体。

2022年的第一场大雪，飘飘洒洒下了一整天。

作家路遥生前最喜欢雨雪霏霏之时，总觉得那是最适宜写作、最幸福的时刻。如今，我手捧着刚刚读完的《路遥传》，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雪景，情怀激荡，蹉叹不已。

疾行在人生之路的路遥啊，走得那样崎岖，又是那样璀璨！

提起路遥，人们总能联想到茅盾文学奖，想到他获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想起他发表于1982年的中篇小说《人生》……然而，和作品的皇皇巨著、富饶有余相比，路遥却在拮据中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岁月。他不失其志，不悔其心，以奋斗者的身姿点燃希望、勇气与梦想，为读者留下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暖人至今，长盛不衰。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出生在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农民家庭。幼时的路遥就因为贫穷过继给了大伯家，早慧的他知晓了父母的苦心，不哭不闹。求学时代，路遥最爱去学校的图书馆和县里的文化室读书看报，不囿于眼前的方寸天地，而是着眼于世界与时代，阅读磨砺了路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志向远大。路遥尤爱《创业史》，曾熟读了六七遍，对《红楼梦》也赞不绝口，还反复阅读《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青少年时的路遥是潇洒的，他文思泉涌，口才了得，擅长组织策划，多才多艺，曾担任班长等职。延安大学毕业后，路遥成了一名文学编辑，还利用休息时间写起了小说。

《人生》就是路遥构思许久的作品。创作小说《人生》时，路遥不过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从胞弟王天乐的经历中找到灵感，由己度人，从而引发了对农村有志青年命运的关注。小说里处处带有作者路遥的影子——高加林的名字来源于路遥喜欢的宇航员加加林，在《人生》的序言里，路遥还引用了他最喜欢的作家柳青《创业史》中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小说初稿名字也一波三折，由《加林的故事》《生活的乐章》到《你得到了什么？》，反复修改，最终由《人生》一锤定音。完稿后，路遥曾流泪读着《人生》，自信地对弟弟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一定能感动上帝。”

40年前的1982年，《人生》甫一出手就气势如虹。受小说启发和鼓舞的青年不计其数，其中就有正在部队服役的莫言。莫言读后内心久久难以平静，热情诚恳地给路遥寄去了长达3000字的长信，探讨人生问题……《人生》引发的浪潮可见一斑。

《人生》的成功和人物塑造不无关系。高加林的形象无疑就是复杂的、立体的，即便时光已过40年，一代代读者，还是能在高加林的内心矛盾与踟蹰间隐约看到自己的影子。高加林心性极高，才华横溢，身上有自尊、自信、自强、富有理想的一面，又有自卑、自负、自私的一面。高加林热爱生活，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在乡下教书时就深入钻研，回到农村卖馒头时又到图书馆看书，这也是他教书时能发表散文、诗歌，在城里担任通讯员工作表现出色的根本原因。人生漫漫长途，当命运的洪荒袭来，高加林终于抵挡不住诱惑，被卷了进去……故事结尾，高加林的人生画了一个圈儿又回到原地，却也不失理想之壮怀。

路遥曾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人灵魂的共鸣。”路遥对高加林无疑是同情的，甚至怀揣着一份暗戳戳的偏爱。生活有时能把现实变成梦想，有时也可能把梦想变成现实，有时会把社会中的各个角色调换，有时会把好事弄巧成拙。人生路遥，心怀热望，关键是要看我们如何去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路遥的人生就走得勤勤恳恳，是极致的努力，更是极致的燃烧。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养分，也在焚膏继晷地写作。路遥认为他的人生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要在40岁之前创作一部全景式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人生》之后，《平凡的世界》渐渐映入眼帘。

为了书写这部鸿篇巨制，路遥投入了无尽的精力、体力、心力，决然地跨上文学战车，在文学的苦海中踽踽独行。写作时，为了一个开头，他整整写了三天；老鼠太闹，他只得用馒头去讨好……第二部完成时，路遥的身体已大不如前，病魔初现，累得他吐血鲜血，仍心心念念咬着牙要完成第三部。创作第三部时，当年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开始每日播放《平凡的世界》小说稿，路遥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一边收听激励自己，一边颤抖的右手继续写作……

1988年5月25日，路遥用生命和灵魂写就的《平凡的世界》终于完成。这部路遥人生的集大成之作，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想起我的大学时代，同寝同学就曾轮流品读，泪盈眼底，几度潸然。

生命的最后阶段，路遥思念着家乡，思念着黄土地。看见满目黄土的山岭上立着一枝粉红色的桃花，泪水就会不由自主地从他眼里涌出来……在病榻上，路遥向挚友曹谷溪嘱托：“我死后，要把我葬在延安黄土山上。”他将博大无私的爱始终给了深爱的土地和人民。

1992年11月17日，农民的儿子、作家路遥带着深深的不舍，静静走完了他42岁的人生。

1993年11月17日，路遥的骨灰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学的“路遥墓园”里。永远魂归黄土地了……

窗外雪花飞舞，我的思绪回到现实。

今年，作家路遥已经故去30年了，但他身上“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奋斗精神仍让我们热泪盈眶。

人生路遥，奋斗无限。对于作家来说，留给世人最好的礼物也许就是作品。它会突破时光与空间的重重桎梏，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在书香中品读，在笔墨中蕴藉，或许这正是今天的我们献给路遥最诚挚的纪念吧！

人生路遥 奋斗无限

□音钟思

